
体大思精 全面融通

——评唐林《四川美术史》¹

田忠辉

唐林先生的《四川美术史》煌煌三册，是西部文化大省四川省的第一部美术史著作。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四川美术史》体大思精、全面融通，填补了地域美术史的空白。《四川美术史》写作范围从史前时代直至晚清，其内容涵盖了绘画、书法、建筑、雕塑和工艺美术五大领域，探索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四川美术的风格流变。《四川美术史》2015年8月出版了上册一百万字，2017年8月出版了中册一百万字，厚重的成果展现在面前，让我们看到了“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典范。笔者阅读这一巨著，感慨颇多，下面从《四川美术史》的叙述方式、突出特色和如何阅读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学习心得，肤浅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四川美术史》的叙述方式

从叙述方式角度看，《四川美术史》既遵从了传统美术史的建构方式，又能从四川地域的美术发展状况入手，体现了规范与特色的统一，特别是其“长历史”的视角，将四川美术的发展状况全面的展示了出来。

从王朝闻的美术史写作“划分法”出发。如何建构美术发展史？是依据材质的不同，还是依据造型方式的差异？这是在传统美术史建构中，写作者必须面临的问题。《四川美术史》的作者唐林先生遵从了《中国美术史》作者王朝闻先生的写作方式，采用了以造型艺术为标准的建构基点来写作，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四川美术史》与《中国美术史》勾连相通，有利于将《四川美术史》放置在中国美术史的宏观背景上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在美术史研究方面，这样的建构方式也有利于将四川的美术发展与中国历史的美术状况联系起来。《四川美术史》的这种写法，既从理论上保障了自己的研究有强大的贯通性支撑，又在实践方面为四川美术研究奠定了宏阔背景。同时，通读全书，以造型艺术为划分依据，完全能够涵盖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几个门类，这是一种尊重传统的叙述方法，从这一方面来看，《四川美术史》是成功的。

“大四川”的描述与建构。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有时地方美术史的建构容易被大美术史所湮灭，反过来过于偏重地域性，过于强调某家某派，也容易狭隘化。《四川美术史》为避免某派某家思想，或某人某书画这一狭隘视野的出现，采用了“大四川”的描述建构方式，笔者认为，在具体的写作中。“大四川”叙述视角是成功的。“大四川”的描述与建构，一方面突破了某家某派的地域狭隘的美术史写作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四川美术史叙述建构的地域限制，有利于站在中国美术史视野对地方美术发展作全方位描述和理解。在具体写作中，作者一方面强调美术源头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在具体内容写作时，将美术家的创作历程贯通起来，而不是单纯将美术家的归属限定在必须处于四川地域，这样就将美术家的创作以“四川”为结点，凝聚贯通了起来，这是《四川美术史》在“大四川”视角方面的成绩。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一视角，《四川美术史》的“大四川”视角，实现了美术史在描述中充分、在建构中全面的目的。

“长历史”视域的美术史写作。与“大四川”视角相关，作者在《四川美术史》写作中，突出了“长历史”的视域，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四川美术发展长卷。作者的写作从史前时代开始，一路延展下去，像奔腾不息的江河，构筑了以“四川”为核心地域和核心结点的美术画卷。整部《四川美术史》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主要包括三编，分别探讨了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美术史状况，中册主要探讨了五代和两宋的美术史发展状况。由于作者撰写

¹[作者简介]：田忠辉，广东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320。

上册和中册是在不同时期，因此也根据写作的具体情况作了叙述方面的调整。最突出的就是第二册根据内容范围重新做了调整，因为五代和两宋时期的美术发展极其丰富和辉煌，作者便将五代和两宋单独成册，这种实事求是的撰写精神，是值得赞佩的。下册目前还没有出来，从已经出版的两册写作水平看，唐林先生的写作有不断精进的特点，比如和上册比较，中册展示的历史更加丰富细致，“长历史”的视域更加具体明了，所以可以预料，下册的写作也将更细密丰富，璀璨华丽，不仅体现了历史的“长”，而且将体现“长历史”的丰满和厚重。

二、《四川美术史》的突出特色

体大思精、全面融通是《四川美术史》最突出的特色，具体表现为资料丰富、叙述恰当、整体把握、风格贯通。

体大——《四川美术史》的构成。《四川美术史》的构建雄心勃勃，他将整个与四川关联的美术史内容全部纳入视野，资料极其丰富。仅以中编为例，作者原本是打算写“五代、两宋、元、明”的美术史，结果在成书的时候，作者根据资料的情况，在中册中仅仅写五代和两宋的发展状况，就用了一百万字。中册的目录编排和上册也不完全一致，在严格依据造型艺术的五大类划分法基础上，在每一类的写作上，更加突出了艺术家成就的叙述。在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的顺序叙述中，不同于上册更多的概述，而是大量的艺术家专论。这样的写法将五代和两宋美术灿烂的星光显示了出来。阅读这一册，一方面你会感慨四川美术的丰富厚重，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四川美术史上的作品多，而且还精。因此，体大不仅仅是指量上的概念，还指质上的丰富精彩。

思精——《四川美术史》的水平。在细致全面的资料梳理基础上，《四川美术史》庞大的史料显示出了叙述恰当、详略得体、突出重点的风格，在呈现四川美术水平时，展示了“思精”的写作特色。如中册写到绘画，就将绘画详细分成了五个类别，对其中花鸟画、山水画和人物画这三类，基于五代和两宋杰出的画家多的特点，作者就进行了更加详细充分地展示。而对于壁画和石刻线画，根据材料则进行了简略的概述。同样对于画派、画史、画论和鉴赏，择其大者，也进行了简明精当的介绍。在具体画家的介绍方面，也是注重整体面貌、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内容突出介绍，展示了撰史者把握精髓的能力。特别是对艺术世家的描述，充分展现了唐林先生的功力，除了眉山三苏，还精细地介绍了成都黄家、画坛五高、广汉三丘、简阳张家、盐泉苏家、双流李家、阆中陈家、绵竹三张、安岳文家、北方伏家，这些风流千古的艺术家，涉及到书法、雕塑和绘画各个门类，可谓群星璀璨。

全面——《四川美术史》的贡献。本书既然称《四川美术史》，作为地域美术历史的把握，就要对“四川”这一地域做一准确的描述。按照作者的观点，本书的空间地域范围，是以历史上的四川地域作为界定范围的，即以1997年3月四川省和重庆市分治之前的四川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存在空间的。这样的整体把握非常有利于历史性的集成资料、总结状况和概括水平特质。历史上的美术创作，巴蜀地区一向是繁荣丰富的，作者的这一地域把握，就避免了依据现实行政区划容易引发的割裂问题，相反，历史性的整体把握，则有助于历史上美术发展的全面实际状况。从作者的叙述结果看，这一全面原则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展示了历史上四川美术发展的全貌。

融通 《四川美术史》的风格。《四川美术史》分为上、中、下三册，又是在不同的时间撰写的，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叙述风格的差异，因此，必须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使不同时期的四川美术发展有一个风格贯通的过程。融通，是唐林先生写作《四川美术史》贯通的风格。一是采用王朝闻先生的造型艺术分类法，这就可以保证叙述内容的一致性。二是将地域限制打破，以人物的美术创作贯穿全书，呈现其美术贡献。三是尊重美术分类，又能将艺术家的各种艺术行为结合起来考察，使其得到完整地呈现。比如写到眉山苏家，既能整体描述，更能在各个门类分门别述。目前，《四川美术史》下册还没有出来，站在前两册的基础上，相信随着下册的出版，这一巨型的地域美术史著作，将会比较完整融通的展示四川地域美术史的立体画面。

三、阅读《四川美术史》的方式

从全面了解地域美术史需要出发的阅读。四川美术精彩纷呈，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某些时候达到了当时的巅峰状态。比如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极盛时代，当时的四川美术发展就达到了顶峰状态。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四川出土的青铜器精美程度，其丰富性、其艺术性，可以说冠盖商周时期所有的青铜器。既使从世界当时的青铜器发展水平角度看，四川青铜器也是处于领先水平。大家只是知道三星堆和金沙作为考古的遗址存在，其实它们也是美术的博物馆，特别是青铜器展示的博物馆。读《四川美术史》，可以从全面了解地域美术史需要的角度出发，进行针对性的阅读。

从体会艺术的普通与艺术本质的融通角度阅读。作为一本历史类专书，《四川美术史》完成了它的历史叙述，所以作为读者一方面要从知识角度阅读，掌握史料，另一方面，也要从体会艺术的普通与艺术本质的融通角度阅读，从接受艺术风格、品类、水平等角度阅读。《四川美术史》既能提高阅读者的知识视野，其叙述水平也能有效的丰富阅读者的艺术理解能力。特别是唐林先生借助历史材料的展示，从而呈现出来的史识和睿智的判断，非常有助于提升读者的艺术鉴赏力。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对撰写者的一种肯定，毕竟一本历史性书籍不能单单是材料堆砌，而更应当是历史观的展现。在这本《四川美术史》中，更进一步的，它还是一种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品位的展现，这些方面的理解和关注，也是提升阅读质量的有效方法。

从中国美术史的大背景角度阅读。《四川美术史》虽然是一部地域美术史，但是，由于历史的实际情况，在大部分时期，四川美术史的水平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美术发展的水平。因此，放在中国美术史的大背景角度阅读《四川美术史》，特别有助于理解四川美术发展的面貌。从研究角度，这一大背景视野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美术的整体状况、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行为的流转迁徙情况。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这一阅读角度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从整体看待中国艺术思维的一个维度，对于继承传统文化、振兴国粹，它也是具有多重意义的。

总之，唐林先生的《四川美术史》展示了地域美术发展的广阔画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美术发展的璀璨景观。作为几百万字的煌煌巨制，《四川美术史》体现了一位美术史家的坚持和热爱，体现了唐林先生孜孜以求、不辍砥砺的学者风范。《四川美术史》是冷板凳与热心肠的结合，是坚持和热爱的结晶，经年累月，这样的坚持和热爱，终成华章。